

洋腔洋調講中文

如今洋人欣賞古老的東方魅力越來越成時髦，想學中文的洋人比以往任何時候都多。由於說漢語已成為顯示自己良好教養的標誌，所以若閣下在西方街頭散步，奉勸您用漢語聊天時得留神「隔牆有耳」。話說幾位同胞正走在紐約街頭，忽有一美國壯漢闖進眼簾，便順口發了句感概：「這老美簡直胖得沒邊了。」語音才落，那老美扭頭回敬了一句漢語，差點沒把二位國人震暈過去：「爹媽給的，有什麼法子。」

文盲漢語

我曾教過一位即將赴華工作的英國人約翰，他決定臨行前惡補一下漢語口語。他指定要學的是BBC廣播公司出版的漢語課本，該書扉頁上的廣告詞甚有煽動力，聲稱無漢語基礎者也能「一看就會說」。翻遍全書都找不著一個漢字，通篇皆是英文和漢語拼音。這本「文盲漢語教科書」據說是專為那些放棄學習像天書一樣難學的漢字，只打算學會說點漢語口語者預備的，洋人操練起此文盲漢語，常鬧出令人捧腹的笑話。

話說約翰，一見我的面就自豪地賣弄起漢語學問來，他說的是：「你嚎（好）小姐郭，我恨歌星（很高興）扔死你（認識你）。」約翰很珍惜與華人的對話機會，笑話便層出不窮。比如他告訴我：「我的媳婦（西服）在皮包裹。」今天早上擔心馬路太忙，我七點就「出家了」。他的中國好友回國了，約翰經常念叨的是：「一個火人（好人），飛去了（回去了）。」每次走到樓梯口，約翰都會略微躬著身，一派典型的英國紳士風度，口中念念有詞：「請小心裸體（樓梯），下流、下流，一起下流（下樓）吧。」一次我們聊起文革，

他激動地表示在電視裡見識過中國的「紅胃病」（紅衛兵）。學習用漢語表達方向時，這種望音生義的現象就更明顯。比如約翰說，他的一位華人朋友就姓「前」（錢），另一位則姓「上」（尚），還有一位姓「下」（夏），他感興趣地追問為何華人的姓氏裡採用這許多方向名詞。

洋人的繞口令

中文裡的四聲媽、麻、馬、罵，是每個洋人初學漢語時的繞口令，每每練得他們暈頭轉向舌頭打不過彎來，於是「天上下雨」就變成為「天上下魚」了。洋學生踏進中餐館開口就將包子說成為「報紙」，侍者還真耐心解釋：「馬路對面賣報紙，日報、晚報一應俱全。」想吃餃子，遺憾的是衝口而出的卻是「轎子」，聽得侍者如墜入雲霧。尤其令小姐莫名其妙甚至氣憤的是，他居然要求「紅燒屁股」，並聲稱這是他最喜愛的一道中餐名菜。雖說西方人總議論華人什麼都敢吃，但華人尚不至於殘忍到「紅燒屁股」的程度，是「紅燒牛屁股」還是「紅燒豬屁股」，皆聞所未聞有這麼一道佳肴。洋學生急忙將菜單指給她看，這才明白原來他是想吃「紅燒排骨」。



■ 唐人街熙來攘往的人群。



國商務訪問的

華人處長，與英方談

判之後誇獎馬克的漢語水準高，馬克趕忙謙虛地表示：「你真是太過獎了，全是廢話、廢話。」那位處長先生當即一臉慘白地走開了。

日本的雅子小姐是位中文迷。日本人初次見面那番鄭重其事舉世聞名，因此雅子認為最要緊的是先得學會用中文做自我介紹，無奈她費了許多勁終弄不清楚「子」和「齒」的發音區別。可憐的雅子每當她興致勃勃地用漢語自報家門時，旁人聽起來便成了：「你好！我是牙齒（雅子），請多多關照。」還配上一個地道的日本式鞠躬。

我正在這裡徘徊

中文深奧，是每一位上了「賊船」學漢語的老外們的共同感慨。一位初到北京的英國外交官，對於自己現抱佛腳討教來的漢語，躍躍欲試地操練起來。中方官員客氣地告訴他今晚為他洗塵，特準備了一餐便飯請他賞光。英國老兄望著滿桌山珍海味吃驚道：「如果說這是一餐便飯，那可真正是一餐“大便飯”了。」

美國鴻儒馬克時常愛炫耀他那與眾不同的學問，此人的愛好是整天抱著一本厚厚的《英漢詞典》，從詞典裡抓到一個中文詞句接著就去活學活用。黃昏時分在林蔭路上遇見他，我上前打招呼：「你好！馬克，散步呢。」他笑嘻嘻地來了句：「對，我正在這裡徘徊。」我忍住笑興趣盎然地追問道：「你明白徘徊的意思嗎？」他一本正經地答曰：「當然知道，徘徊就是在一個地方來回來去地走著。」接著他又像模像樣地學著華人腔調說：「你先慢走，我在這裡還得徘徊一會兒。」

馬克逢人喜自我介紹：「我是個土裡土氣的人。」每每都令眾人笑得人仰馬翻。馬克很驚訝，因他在詞典裡讀到「鄉下人」譯為中文就是「土裡土氣的人」，他只不過想說自己出身於農民，為何會導致如此喜劇效果？馬克生搬硬套詞典術語的習慣，有次著實令他尷尬萬分。不知他從哪本詞典中查找到「廢話」一詞的英文翻譯含有雙重意思，一為沒用的廢話，另外還有客氣的含義，馬克大者膽子運用起他的新名詞。一位來英

頭痛的中文語法

十二生肖屬相別具民間文化魅力，西方人極感興趣自己是屬什麼動物的，不幸的是，「屬」和「屬於」洋人們常常混肴。於是一位姑娘興奮地報出：「我是屬於豬的」，中文裡用「雌性」或「雄性」來形容動物性別，這對洋學生們來說未免太難了，因英語裡無論形容人或動物都通用 male（男性）或 female（女性）。在街上一位小姐牽著她的愛犬得意地自我介紹：「這是我的女狗。」

至於中文裡的量詞，也是令老外們大為頭痛的難題。一次考試讓學生解釋何謂「一條好漢」。一個學生充分施展了想像力寫道：「一條好漢，意思就是一個瘦而高、相貌好看的男人」。他解釋「一條」自然是長而直的意思，至於「好漢」理所當然是模樣好看的男人。還有一位學生告訴我昨晚在山間公路上看到「一張兔子」，我立即糾正應該是一隻兔子。他卻表情認真地反駁說，千真萬確是一張兔子，因為野兔已經被汽車軋死了，壓扁了的兔子理所當然變成為一張兔子，就如同一張紙、一張相片一樣。除此之外，諸如什麼「一對褲子」，洋學生振振有辭地辯解，因為褲子都有兩條褲腿，兩條即一對。甚至有洋人到處找中國人辯論，堅持稱應當是「一套屁股」這才符合邏輯，甚為滑稽。

雖然有這麼多讓我忍俊不禁的笑話，但看到這些金髮碧眼的洋人們努力學習我們民族的文化語言，倒也令我欣慰。於是鼓勵道：「你們的漢語水準都進步很快」。他們大家異口同聲地回敬我東方式的客套：「果醬、果醬（過獎、過獎）。